



報答之辯

雲 德

最近陪外孫去打球，在課外班大門口，看到一位年輕的家長厲聲斥責兒子：媽媽為你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心都操碎了，你就忍心拿這樣的成績報答我？太丟人啦！個頭高過母親的小伙子漲紅着臉，憤憤地甩下一句：我的學習不用您管！轉身跑開。媽媽更加憤怒，立刻高聲叫罵着追趕，周邊的路人紛紛駐足觀看。我急忙拉起外孫的手快步走進球場，心中泛起的漣漪好久不能平靜下來。

這情境令人細思極恐。難道父母對子女的付出必定限時報答？難道世上所有付出都是某種隱性的債務契約？如果曾有的給予得不到補償，違約的憤怒將隨時爆發？類似的疑問，值得深思。

按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播種即有收穫，似乎天經地義。其實，具體生活實踐對這種由此及彼的邏輯推演並不能完全實證。當你在生命的賬簿上記下每一筆付出，內心隨時期待受益者還賬，並以此激勵自己逆旅中砥礪前行時，人已將自身置於一端是汗水、一端是果實的天平之上，且渴望指針不偏不倚地停在正中。但環顧周邊，生活中給予與報答的天平，從來就沒辦法作出這樣的衡定。與此對應的真相反倒十分殘酷：寒窗苦讀未必金榜題名，躬身耕耘未必繁花立見，傾心相愛未必歲歲廝守。所以，那些困在即時報答執念裏的人們，心中勢必充斥着種種的失落、悵然、不甘甚至是委屈、埋怨和

不公的憤慨。

事實上，付出與回報從來就不是投入與產出同步兌現的配比交易，而是一場跨越時空、暗藏深意的雙向修行。錯位、延時、倒掛、無形甚至超功利饋贈的現象，比比皆是。人世間不是所有付出皆有所報，即便有，方式也各不相同。稍加分析，不難發現：有些報償能兌於當下，比如現場的貨幣交換和計時的勞動報酬；有些回報則藏於事後的漫長歲月，比如學習獲得謀生手段、投資謀取長久收益；有些付出只是一種自我實現的方式，比如種子發芽、植物結果不會選擇種植與收穫對象，太陽發光不詢問世間接不接受，河流入海不會追問能否回溯，它們不是投資、不是禮物，也不是控制，而是一種能量的自然溢出；有些付出或許就是一種本能，比如飛禽走獸哺育幼仔，旨在完成種群繁衍的使命，絕無「養兒防老」的考慮；有些付出僅是行使固有職責，比如父母撫養後代、老師教授學生、醫生診治病人等，皆屬職責範圍內的義務，除國人有子女孝敬父母的對等責任，在西方，子女對父母，猶如學生對老師、病人對醫生一樣沒有確定性的報答義務，即使有，也不簡單地歸屬自己，而是流向更廣大的族群。此外，還有些付出是出於信仰而做出的純粹犧牲，若講報答會覺得褻瀆神聖，其奉獻雖無世俗意義的結果，卻也賦予了奉獻者淬煉人格、昇華自我的精神動力。

因此，付出與回報的關係，確乎是個極其複雜、極具張力且難以簡單界說的社會學命題。我們既無法像經濟學假設的那樣精確計算，也無法像宗教許諾的那樣徹底無私，這往往令人在無私給予和給予時企盼報償之間撕扯不清。如果對每一分付出都暗中標價，每一次努力都指向特定收成，人們則會在精密的算計中窄化了生命的可能；如果將所有付出都視為純粹的無私奉獻，世間則會充斥道德綁架的衝動。霍曼斯的社會交換理論認定，「公平回報」是人類互動的本質。既講公平回報，有「我」的計算理所應當，它可讓人通過投入與產出的正向效應，找到自我存在的價值；而無「我」的付出，也會讓人在利他的行為中，享受到崇高的生命體驗。故而，世人經常要在索取與給予、算計與超越的雙重糾結中不斷掂量彼此的輕重，這不能算貪婪，而是人性使然。也恰因這雙向糾纏蘊含的張力，方才構成人類道德生活的煙火質地。一旦向善的力量偏向給予一端，人就會選擇承擔，而承擔會讓人從心靈深處找到做人的尊嚴。

既然我們將付出與回報視為人際間的互惠行為，那麼，就不應該去刻意計較功利化的結果，更不能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把給予當成高槓桿的情感投資，讓接受者背負難以償還的道德債務。由於契約補償未予明示，超額回報的期待可以無限加碼，受惠人更加無法承受。反過來，一旦付出淪

為換取報答的籌碼，給予行為便失去了它應有的率性和純真，越是焦慮未來收成，越是無法專注當下的耕耘。事實上，撒向大地的種子，不一定都在春天發芽。人們不必因為暫時看不見果實，就懷疑耕耘本身的意義。人生的至高境界，恰恰就在「但行善事，莫問前程」的行為當中。只要認真去做、真誠交付，歲月會記住耕耘者每一滴落下的汗水。個中的報償通常不在天平的刻度上，而在那耕耘的姿態裏，當你彎下腰的瞬間、當你與土地肌膚相親的時刻，生命已完成了它無聲的饋贈。從這個意義上說來，付出本身就是一種被給予的過程。當你全情投入一件事，你便被那件事充滿；當你為某個信念燃盡自己，那信念便成為你生命的動力。梵高奮不顧身地在阿爾勒的烈日下作畫，世人並不認可，看似一無所獲。但筆下的麥田和星空，卻永遠地成為他生命的一

部分，成為人類繪畫史上色彩詮釋的新高峰。他用全部生命換來的報償，恰是那段苦難歲月結出的晶體，是他與世界交融的方式。亦如「敦煌女兒」樊錦詩，大漠深處守護千年瑰寶，雖然物質生活極為清貧，但內心卻因相伴文明而豐盈如春，豈不也是付出中收穫的精神至寶！同樣，那些在實驗室熬過無數深夜的科學家，其報答也非只是論文和獎項，而是在感覺自己觸碰到宇宙運行奧秘的某個瞬間，完成了探索者最完美的生命悸動。

世上充滿煙火氣的生命回報，可能是直接對應的現實反饋；而更多的文明報償，則可能源自人類那些無法被計量的、延遲的、發散的，甚至永遠不能準確判定的給予與付出。儘管它們無關物質盈虧、不求對等回饋，卻能讓回報跨越時空，實現人類善意的循環，讓人間溫情穿透歲月、永續傳承。



◀遊客在甘肅省敦煌市的莫高窟參觀遊覽。資料圖片

魯迅西譯的時空地圖(上)



燈下集
海 龍

今年是魯迅誕辰一百四十五周年和逝世九十周年。不只在中國，全世界文化界都以不同形式紀念魯迅，充分驗證了「魯迅不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論斷。

魯迅屬於全世界，在他生前和死後，都對世界文壇產生過不同的影響。今年的魯迅紀念年，關於魯迅對中國文學和文化革命的貢獻，國內報刊已經發表了不少文章，但是對魯迅跟世界互動的西譯史，似乎還有一些知識空白和線索沒有理清。我在此簡要梳理魯迅西譯的一些重要高光點和內容，期待與研究者和讀者共享發掘的珍聞和資料。下面以西方重要語種和國別翻譯史線索來總結相關內容。

首先談談魯迅走向英語世界的路徑。魯迅作品被譯成英文幾乎是最早的。早在一九二六年，魯迅《阿Q正傳》就被翻譯成了英文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譯者梁社乾是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中英文俱佳，他還翻譯過魯迅其他小說。其後美國人斯諾和史沫特萊在推介魯迅英譯上也發揮過不小作用。魯迅作品被系統譯介到美國則是受益於哥倫比亞大學學者王際真。王際真從一九三〇年代就在上海和美國英文雜誌上翻譯出版魯迅作品。一九四一年他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個人翻譯魯迅小說

集《阿Q的故事和其他》，並將魯迅研究導入了美國大學課堂。一九五〇年代後，中國開始系統英譯介紹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和雜文作品。這方面，楊憲益和夫人戴乃迭貢獻最大。他們對魯迅進行了全面翻譯，這些譯本後來也在歐洲和美洲等地出版。在海外宣介魯迅方面貢獻卓著。

法語翻譯介紹魯迅也非常早。在歐洲和整個西方世界，它是最早出版魯迅譯本的。一九二六年，中國留法學生敬隱漁就翻譯並在法國頂級主流文學刊物《歐羅巴》上發表了魯迅小說《阿Q正傳》。敬隱漁是一位中法文俱擅的學者。他在出國前就翻譯過羅曼、羅蘭著作並跟羅曼、羅蘭建立了聯繫。抵法後受羅曼、羅蘭鼓勵翻譯魯迅作品，羅曼、羅蘭對魯迅評價很高。這個譯本在歐洲影響很大，後來被不同語種轉譯。一九二九年，敬隱漁在巴黎出版了《中國當代短篇小說家作品選》，當中更多介紹了魯迅小說。這也是歐洲漢學史上第一本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一九三〇年他又跟英國人米爾斯共同編譯，由英國羅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阿Q的悲劇及其他》，向歐洲讀者介紹了魯迅更多的小說。但可惜的是法國的魯迅翻譯屬「高開低走」，此後沉寂了幾十年。直到一九六四年中法建交後兩國出版業才有更多互動。現在魯迅作品的法文譯本已達四十餘種，佔中國現代文學法語譯本總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維港看雲
郭一鳴

長城、敦煌鳴沙山月牙泉等到處人頭湧湧，部分熱門景區不得不採取限制客流措施。北京、上海、成都、西安、杭州、重慶、廣州持續成為遊客熱門目的地，部分三、四線中小城市則主打高性價比與文化沉浸體驗，例如近年潮汕文化熱潮持續，網上流傳「一生要到潮汕看一次英歌舞」，汕頭高鐵站在黃金首日到達旅客達八點二萬人次，發送旅客三點三萬人次，單日到發客流總量達一點四萬人次，刷新該車站單日客流的歷史最高紀錄。

據報道，地處大西北的寧夏亦熱鬧起來，國慶黃金周期間整體旅遊訂單量實現翻倍增長，鎮北堡西部影城、賀蘭山滾鐘口景區等地頗受長途遊客歡迎。不過，無論從統計數字，或社交媒體傳播，與上述提及的地區和景區比較，寧夏旅遊業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大約十年前，筆者首次到寧夏回族自治區首府銀川，一下飛機就被遼闊的西北邊塞風光和少數民族風情所吸引，短短幾天，先後考察當地專供香港市場的「寧夏菜心」基地（港商經營），參觀葡萄酒產業園、枸杞產業園，遊覽沙湖景區，參觀西夏陵等，最高興是獲當地一位書法家贈送一幅西夏文字書法作品。我和當地朋友約定，下次再來寧夏，一定要去尋覓西夏國遺跡和邊塞

塞上江南，最美是塞上

詩蹤。

寧夏內接中原，西通西域，北連大漠，位於絲綢之路上，自古以來是各民族南來北往頻繁的地區。公元一〇三八至一二二七年，即北宋仁宗景祐五年及寶元元年至南宋寶慶三年，党項族在這片土地上建立西夏國，定都興慶府（今銀川），享國一百九十年，歷經十帝。西夏在宋夏戰爭中擊敗北宋，與宋、遼（後為金）形成三國鼎立局面，後被成吉思汗蒙古大軍所滅。西夏國有自己的文字（西夏文），崇尚佛教，並大量翻譯和刻印佛經，現存的西夏文佛經涵蓋漢傳、藏傳佛典以及西夏本土自撰的佛教經典。遺憾的是西夏歷史研究迄今仍有很多空白。

因為黃河水的滋養，賀蘭山下的寧夏平原沃野千里、稻香果豐，「賀蘭山下果園成，塞北江南舊有名」是唐代詩人韋諷《送盧潘尚書之靈武》的千古名句，自此「塞上江南」的美譽名揚天下。明代慶靖王朱栴駐守寧夏，寫下「西夏八景」組詩，其中《漢渠春漲》描繪塞上江南的春日美景：「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風柳眼舒。」關於寧夏的最著名、最經典的詩句，莫過於唐代「詩

佛」王維在途經寧夏沙坡頭時寫下的《使至塞上》：「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短短十個字，以極其簡練卻氣勢磅礴的筆觸，完美捕捉寧夏黃河與騰格里沙漠交匯處的壯美奇景，成為邊塞詩中無法超越的巔峰。

歷史上，寧夏的古蘭關、靈州、賀蘭山是重要的軍事防線，這裏留下無數邊塞詩人抒發報國志向的詩篇。岳飛《滿江紅》的名句震爍古今：「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賀蘭山不僅是寧夏的地標，更成為守護中原、抗擊外敵的象徵。唐代王昌齡的《塞下曲》則描寫古蘭關（今寧夏固原）的荒涼與守邊將士的宿命：「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出塞復入塞，處處黃蘆草。」還有唐末盧汝弼《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寫道：「半夜火來知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

日前有友人自寧夏考察返港，言及當地政府積極謀劃發展經濟，希望吸納香港和海外資金，利用當地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農產、礦產以及太陽能、風能等資源，發展現代化產業和新能源。這種思路自然是對的，但寧夏還有另一種非常寶貴的資源，就是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悠久的歷史文化。今時今日遊客更注重沉浸式體驗，站在西北大漠，攀登賀蘭山缺，遙望塞上邊關，傾聽金戈鐵馬，尋覓消失數百年的西夏國蹤影，發思古之幽情。這種體驗，只有寧夏能為遊客提供，換言之，寧夏旅遊業大有可為。現在香港每周有多個航班直飛寧夏銀川，港人只需三個多小時航程，便可做一回「塞上江南人」。



◀八月六日，遊客在寧夏中卫市沙坡頭景區遊玩。新華社

節慶的「味」



客居人語
姚 船

每逢中華傳統節慶，遠隔重洋的朋友都會送來溫馨的問候和祝福。

對於身在異鄉為異客的遊子來說，一個微信、一通電話，都是滿滿的鄉音鄉情，瞬間絲絲暖意溢遍身心。

老家一位年少時舊同學來電，問及中秋節吃月餅沒有？我說，雖然遠離故土，但中秋品嘗月餅已成慣例，幾十年沒變。那天天公作美，多倫多雲淡風輕，一輪皓月嵌在碧空，清輝輕灑，柔和地鋪在屋頂、樹梢，瞭望一眼，都令人心曠神怡。雖然東西半球時差，不能和故鄉的朋友同賞一個明月，但傳統的意念和感情，仍能在心靈溝通。

其實，中秋節的味道，不單是月餅的甜香，也許那只是一種媒介，傳遞着家庭團聚的溫馨，對歷史的認知，對傳統的繼承。正如華人最隆重的傳統節日——春節一樣，合

家圍坐吃團年飯，看的不只是餐桌上有多少美味佳饌，而在於家人能否團聚一堂，離家外出工作奮鬥的人是否風塵僕僕趕回家。那一種不是在乎舌尖，而是在心胸的歡樂「味」兒，更令人神往陶醉。

加拿大的華人，一年中有着雙重節日。一是這裏聯邦和省政府的法定假日。如元旦、國慶、感恩節和聖誕節等等，十一天左右（各省略有不同）。除了必需的公共服務外，政府部門、銀行、公司、工廠、學校和絕大多數商舖都關門，讓大家在繁忙生活中放鬆一下。

另一種是中華民族千百年傳承下的，只要你是炎黃子孫，不論走到地球何方，都會記住的傳統節日，如端午節、中秋節和春節。雖然在這裏不是法定假日，但華人仍隆重而重之慶祝。

一位新移民朋友曾好奇問我：你們是中

西合璧家庭，怎麼過中國傳統節日，兒孫們喜歡嗎？我說，喜歡！兒子在這裏長大，兒媳婦又是英裔，自然對中華文化傳統缺乏了解，更遑論孫輩。所以，每逢這些節日臨近，我們都會先打電話預告，要他們回來聚餐。

端午節大家吃糉子，聊一下屈原故事，回去時再讓他們帶走幾個，隔天享受；中秋節當然吃月餅，講一回嫦娥奔月，也少不了另有一盒月餅可帶回家。至於春節，是華人心目中的大節日，除夕夜，合家團聚，中式菜餚盡量豐富，擺滿一桌，營造氣氛，還給孫子派紅包，按照故土習俗，讓兒孫們感受到春節的喜慶，腦海中印下這歡樂時刻。

朋友還問：加拿大本地節日，你們怎麼過，是不是去兒子家？我回道，是到他們家，入鄉隨俗嘛，按西式由他們操辦。尤其

是西人最重視的聖誕節，火雞、朱古力和交換禮物，是不可或缺的，體現了另一種不同文化。

記得朋友的太太曾插話道，按國內習慣，逢年過節都是子女提着大包小包應節物品來父母家，怎麼你們卻是先準備好東西，還讓他們帶回去？

我說，只要把節日記住，孝心和愛心，互相交融，誰買給誰都一樣！傳統不是形式，而是精神。

在這裏出生或從小隨父母移民的華人後代，對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的認知，遠沒有上輩那麼強烈。為了不讓他們淡忘自己的根，通過傳統節慶的引動，令年輕一代認識到，我們雖然身處西方世界，依然是炎黃子孫。

對於海外華人，傳統節慶的「味」，是難以言喻的家和故土情懷。